

# 国学集刊

主办  
深圳大学国学院  
商务印书馆  
景海峰 主编

2019 **2**

总第6辑

顾颉刚

答适之先生论观象制器书

刘大钧

《周易》疑难卦爻辞辨析

李学勤

“五十以学易”考辨

汤用彤

魏晋玄学论四则

葛兆光

禅：东西方对话的一个热点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9 **2**

总第6辑

# 国学集刊

主办

深圳大学国学院

商务印书馆

景海峰 主编

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9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学集刊.第6辑/景海峰主编.一北京:商务印  
书馆,2019

ISBN 978-7-100-17302-5

I.①国… II.①景… III.①国学—文集 IV.  
① Z126.2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8936 号

权利保留，侵权必究。

国学集刊(第6辑)

景海峰 主编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  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  
商务印书馆发行  
艺堂印刷(天津)有限公司  
ISBN 978-7-100-17302-5

---

2019年4月第1版 开本787×1092 1/16  
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13 ¼

定价:38.00元

# 目 录

## · 论 文 ·

- 答适之先生论观象制器书 ..... 顾颉刚 1
- 《周易》疑难卦爻辞辨析 ..... 刘大钧 24
- “五十以学易”考辨 ..... 李学勤 39
- 熊十力学术通信一则 ..... 熊十力 44
- 魏晋玄学论四则 ..... 汤用彤 46
- 论所谓中国文化的“深层结构” ..... 刘述先 53
- 试论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特质的形成、价值和缺陷 ..... 崔大华 59
- 中国文化开放、进取的性格 ..... 郁龙余 77
- 简论佛教的中国化 ..... 许杭生 87
- 从阴阳化生论到进化论 ..... 陈庆坤 96
- 胡适与梁漱溟关于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的论辩及其历史涵义 ..... [美]林毓生 103
- 梁漱溟思想与新儒学  
——读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 ..... 金春峰 114
- “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”综述 ..... 王宗昱 134

## · 述 评 ·

- 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..... 方立天 136

三十七年来的道教学研究 .....	朱越利	148
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.....	何舒	162

· 书 评 ·

禅:东西方对话的一个热点

——铃木大拙《通向禅学之路》读后 .....	葛兆光	17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· 综 述 ·

近四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述评 .....	常扬	194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

· 学术通讯 ·

舒衡哲教授给梁漱溟先生信 .....	[美]舒衡哲	203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

· 研究生论坛 ·

试析金岳霖的“理有固然,势无必至” .....	胡军	20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

## · 论 文 ·

# 答适之先生论观象制器书

顾颉刚

适之先生：

接到先生的信，几乎一年了，至今始得作答，其无闲暇可知也。亦以此问题牵涉颇多，非得一星期之暇不能作答，故迟延至今。

先生以为《系辞传》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不出后人臆作，其理由有：

(1)《系辞》说制器不过泛举帝王，至《世本》则一一列举，此为世愈后而说愈详的一例。至《世本》所以不采《系辞》，是因《系辞》说的太略。

(2)《淮南子》是依据《系辞》而稍加发挥，其所以不明白引用《系辞》，因它们解释制器之因根本不同。

(3)司马迁不以《系辞》此文当作史实看，故不收入《五帝本纪》。

(4)《系辞》此文出现甚早，可用《陆贾新语·道基篇》作证，证明楚汉间人已知有此书。

(5)西汉易学无论哪一家，都是术数小道，无复有制器尚象一类的重要学说。

这五个理由，我都不敢以为然，请毕其说。

先生说：“《系辞》说制器，尚不过泛举帝王，至《世本》则一一列举，更像煞有介事了。此亦世愈后而说愈详之一例。”这个意思，我不敢赞同。（传说的演化固以“世愈后而说愈详”为通则，但也有世愈后而说愈简的，因为许多系统都并到一个系统之下了。最显明的证据，如《尧典》的九官，本各有各的起源，各人背后均有一大堆传说，但到《尧典》的作者把它们组织为一串，从此时间空间均被统一，许多堆传说失传了，只剩这一大堆了。《世本》固然是很晚的书，可以说一定在战国以后的。但它的材料却有所自来。）我们试把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》中两段话抄出：

奚仲作车，苍颉作书，后稷作稼，皋陶作刑，昆吾作陶，夏鲧作城：此六人者，所作当矣。（《君守》）

大桡作甲子，黔如作虏首，容成作历，羲和作占日，尚仪作占月，后益作占岁，胡曹作

衣,夷羿作弓,祝融作市,仪狄作酒,高元作室,虞姁作舟,伯益作井,赤冀作白,乘雅作驾,寒哀作御,王冰作服牛,史皇作图,巫彭作医,巫成作筮:此二十官者,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。(《勿躬》)。

这两段文字中共举了二十六人。我们试把它和《世本》作一比较:

(《吕氏春秋》)	(《世本》)	(比较)
奚仲作车	奚仲作车(《山海经,海内经》注)	同
苍颉作书	苍颉作书(《尚书序正义》) 沮诵苍颉作书(《广韵》九)	增加
后稷作稼		未言
皋陶作刑	皋陶作五刑(《路史》注) 伯夷作五刑(《御览》636)	增加
昆吾作陶	昆吾作陶(《史记》注)	同
夏鯀作城	鯀作城郭(《礼记·祭法》正义))	同
大桡作甲子	大桡作甲子(《书·舜典》正义)) 黄帝令大桡作甲子(《路史·后纪》注))	增加
黔如作虜首 毕沅校云,可不解,疑虜首当是蓐首	隶首作算数?(《史记·历书》索隐))	存疑
容成作历	容成造历(《书·舜典》正义))	同
羲和作占日	羲和占日(《史记·历书》索隐))	同
尚仪作占月	常仪占月(同上)	同
后益作占岁	后益作占岁(《御览》17)	同
胡曹作衣	胡曹作衣(《御览》689) 伯余作衣裳(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注))	增加
夷羿作弓	挥作弓(《礼记·射义·正义》))	异
祝融作市	祝融作市(《易》释文))	同
仪狄作酒	仪狄造酒(《尚书·酒诰》正义))	同
高元作室	禹作宫室(《尔雅》释文))	异
虞姁作舟	共鼓货狄作舟(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注))	异
伯益作井	化益作井(《易》释文)) 黄帝见百物始穿井(《初学记》7)	增加
赤冀作白	雍父作白(《广韵》44)	异

续表

（《吕氏春秋》）	（《世本》）	（比较）
乘雅作驾 毕沅校注,旧校云:“雅,一作持。”按《荀子·解蔽篇》云,乘杜作乘马,杨倞注云,“《吕氏春秋》作一驾”,一字或衍文。疑旧校“持”字乃“杜”字之误,“杜”即“相土”也。	相土作乘马(《周礼·夏官·校人·注》) 轔作驾(《事物纪原》7)	异 半同
寒哀作御(古寒韩通)	韩哀作御(《汉书·王褒传》注)	同
王冰作服牛	胘作服牛(《初学记》29)	同
史皇作图	史皇作图(《御览》750)	同
巫彭作医	巫彭作医(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注)	同
巫成作筮	巫成作筮(《周礼·龟人》)	同

以上二十六条,相同者凡十四,增加者凡五,异者凡五,未言与存疑者各一。惟增加者其未增加之部分仍与《吕氏春秋》相同,故凡得十九,已逾三分之二。可见《吕氏春秋》所录之传说与《世本》所录之传说甚相同,我们若不说《吕氏春秋》之文是《世本》以后人所增入,则不能不承认《世本》之说之有来历。然而它们两书有一点不同,就是《吕氏春秋》不说帝王制作,而《世本》则兼说帝王制作。如“大桡作甲子”,《吕氏》只此一语耳,而《世本》则既有“大桡作甲子”,又有“黄帝令大桡作甲子”。“伯益作井”,《吕氏》亦仅有此一语耳,而《世本》则既有“化益作井”,又有“黄帝见百物始穿井”。这一点看似小异同,其实所关甚大。因为《吕氏春秋》的《审分览》及其所属的《君守》《任数》《勿躬》三篇完全讲作君的方法,而归本于君无为而臣尽能。故《审分览》云:

人与骥俱走,则人不胜骥矣。居于车上而任骥,则骥不胜人矣。人主好治人官之事,则是与骥俱走也,必多所不及矣。

《君守》篇云:

人主好以己为,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。阿主之为有过,则主无以责之,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,是宜动者静,宜静者动也。尊之为卑,卑之为尊,从此生矣。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。奚仲作车,……此六人者所作当矣,然而非主道者。故曰作者忧,因者平。惟彼君道,得命之情,故任天下而不强,此之谓全人。

又《任数》篇云:

古之王者其所为少,其所因多,因者君术也,为者臣道也。为则扰矣,因则静矣。因

冬为寒，因夏为暑，君奚事哉？故曰，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，则得之矣。

《勿躬》篇云：

人之意苟善，虽不知，可以为长。故李子曰，非狗不得兔，兔化而狗则不为兔。人君而好为人官，有似于此。其臣蔽之，人时禁之；君自蔽则莫之敢禁。夫自为人官，自蔽之精者也。被簪日用而不藏于篋，故用则衰，动则暗，作则倦。衰暗倦三者，非君道也。大桡作甲子，……此二十官者，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。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，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，毕其能，圣王在上故也。圣王之所不能也，所以能之也；所不知也，所以知之也。养其神、修其德而化矣，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！

他是竭力反对君主自作聪明的，他以为制造器物是臣下的事，君主不应管的。倘使那时已有《易传》中的观象制器的一段神圣的故事，一切的制作均归之于圣王观卦象的，他何得这般说呢？就使他这般说了，何得一手掩尽天下目，禁止博士们的驳诘呢？若说《系辞传》的故事为泛举之词应在前，《世本》的故事为列举之词应在后，将何以解于《吕氏春秋》的不言呢？就说吕不韦挟其震主之威，不惜抹杀《易传》的故事，然试观《易传》的故事，战国时人有言及的吗？若《世本》的故事，则春秋、战国、秦、汉间人言之者甚多，今试举如下（今截至西汉之初，约略至《世本》出时）：

奚仲作车——奚仲作车。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

薛之皇祖奚仲居薛，以为夏车正。（《左传》定元年）

奚仲之巧非斲削也。（《晏子·形势》）

番禺生奚仲，奚仲生吉光，吉光是始以木为车。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

奚仲为车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苍颉作书——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，壹也。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

古者苍颉之作书也，自环者谓之私，背私谓之公。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

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（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）

苍颉作书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苍颉之初作书，以辨治百官，领理万事。（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）

后稷作稼——诞后稷之穡，有相之道。（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）

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，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。

（《诗·周颂·思文》）

赫赫姜嫄，……是生后稷，降之百福，黍稷重穆，植穰菽麦，奄有下国，

俾民稷穡。（《诗·鲁颂·閟宫》）

稷勤百谷而山死。（《国语·鲁语》）

好稼者众矣，而后稷独传者，壹也。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

后稷是播百谷，稷之孙曰叔均，是始作牛耕。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

后稷作稼穡而死为稷。（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）

后稷耕稼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有西周之国，姬姓，食谷。有人方耕，名曰叔均。帝俊生后稷，稷降以百谷。稷之弟曰台玺，生叔均，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，始作耕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）

皋陶作荆——淑问如皋陶，在泮猷囚。（《诗·鲁颂·泮永》）

皋陶瘖而为大理。

皋陶鸟喙，是谓至信，决狱明白，察于人情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昆吾作陶——

夏鯀作城——夏鯀作三仞之城。（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）

大桡作甲子——

黔如作虜首——

容成作历——容成造历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容成氏曰：“除日无岁，无内无外。”（《庄子·则阳》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容成子》十四篇）

羲和作占日——吾令羲和弭节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（《离骚》）

有女子名曰羲和，方浴日于甘渊。羲和者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）

尚仪作占月——有女子方浴月，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，此始浴之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）

后益作占岁——帝令重献上天，令黎叩下地，下地是生噎，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）

共工生后土，后土生噎鸣，噎鸣生岁十有二。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

胡曹作衣——胡曹为衣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夷羿作弓——羿善射。（《论语·宪问篇》）

羿焉辟日？……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，胡射夫河伯而娶彼雒嫫？（《楚辞·天问》）

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，羿射杀之。……羿持弓矢。（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）

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，羿是始立恤下地之百艰。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

后羿……持其射也，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。（《左传》襄公四年）

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。（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）

羿左臂修而善射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祝融作市——

仪狄作酒——仪狄为旨酒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而绝旨酒。（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）

仪狄作酒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高元作室——

虞姁作舟——帝俊生禹号，禹号生陆梁，陆梁生番禺，是始为舟。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

伯益作井——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，神栖昆仑。

赤冀作白——

乘雅作驾——乘杜作乘马。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

寒哀作御——

王冰作服牛——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）

史皇作图——史皇产而能书。（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）

巫彭作医——开明东有巫彭、巫抵、巫阳、巫履、巫凡、巫相，夹寔窳之尸，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。窳窳者，蛇身人面，贰负臣所杀也。（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）

巫咸作筮——在太戊，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，巫咸又王家。（《书·君奭》）

巫咸国……在登葆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。（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）

大荒之中……有灵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，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）

即此可见这些故事皆有其深长之历史，非咄嗟所可办。《吕氏春秋》集之于先，《世本》集之于后。至于《易传》中的故事，我们试也列而求之：

庖牺作八卦——今《易》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，八卦可以识吉凶，知祸福矣，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。（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）

庖牺氏作罔罟

神农氏作耒耜

神农氏作市

黄帝、尧、舜作舟楫

黄帝、尧、舜作服牛乘马

黄帝、尧、舜作重门击柝

黄帝、尧、舜作杵臼

黄帝、尧、舜作弧矢

后世圣人作宫室

后世圣人作棺槨

后世圣人作书契

试问这些故事,《诗》《书》中有吗?诸子中有吗?即此可知此种故事并无其历史,它有一个中心思想,即道统,以为圣圣相传,帝统之递嬗即道德之递嬗,出于咄嗟之间。换言之,即《吕览》与《世本》之故事以传说为其背景,而《易传》的故事乃以道统的思想为其背景也。先生谓《世本》之与《易传》,乃以世之后而说加详,其实传说面目本是复杂,其所以约者乃因其自己组成一系统。犹之古来民族本甚复杂,自战国时人欲组成一个系统,乃有《帝系姓》之作,而一切民族遂悉为黄帝子孙,五帝、三王莫非同祖。若谓后必视前为伙颐,将谓先有黄帝子孙之说而后有《玄鸟》《生民》诸篇乎?

先生说《淮南子》不明引《系辞》此段,正为《系辞》所重在观象制器,而《淮南子》主旨在制器应用,同为制器而解释制器之因根本不同,故不引它来证实自己的话。这个意见,我亦不敢赞同。

《淮南子》作于道家极盛之世,故其中含有道家言论甚多。道家是主张无为的,所以对于物质文明极力排斥。如:

太清之始也,和顺以寂寞,质真而素朴,……机械诈伪莫藏于心。逮至衰世,镌山石,鐸金玉,撻蚌蜃,消铜铁而万物不滋。……钻燧取火,构木为台,焚林而田,竭泽而渔,……而万物不繁。……积壤而丘处,粪田而种谷,掘地而井饮,疏川而为利,筑城而为固,拘兽以为畜,则阴阳繆戾,四时失叙,……而万物焦夭。(《本经训》)

照它所说,它对于作网罟,作耒耜,作弓矢以及凿井、筑城等事,当非一一反对。所以它说:

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,鬼夜哭。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,神栖昆仑。能愈多而德愈薄矣。故周鼎著倕,使銜其指,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。(《本经训》)

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,诸侯背之,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,乃坏城平池。(《原道训》)

仪狄为酒,禹饮而甘之,遂疏仪狄而绝旨酒,所以遏流湎之行也。……故民知书而德衰,知数而厚衰,知券契而信衰,知机械而实衰也。(《泰族训》)

它为什么骂来骂去只骂着《吕氏春秋》及《世本》中的制作家,而不骂到《易传》中的观象制器的帝王呢?这些帝王,它并不是不敢骂的,曾说:

至德之世,甘暝于溷溷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,……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,而群生莫不颯颯然仰其德以和顺。当此之时,莫之领理,决离隐密而自成;浑浑苍苍,纯朴未散,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。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。及世之衰也,至伏羲氏,其道昧昧芒芒然,吟德怀和,被施颇烈,而知乃始昧昧淋淋,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,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。乃至神农黄帝,剖判大宗,窍领天地,袭九窾,重九熬,提挈

阴阳。媵掬刚柔，枝解叶贯，万物百族，使各有经纪条贯，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，是故治而不能和下。（《俶真训》）

在这一段里说在至德之世顺了自然何等和顺，到伏羲时用了知识，便差了若干，到神农、黄帝时用知识更甚，所以又差了若干。观象制器的故事，从他们看来，一方面是嗜欲的侵袭，一方面是聪明的发泄，应当骂一下，为什么却一字不提呢？这些圣帝们的制作，作《淮南子》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的，例如：

神农之初作琴也，以归神；及其淫也，反其天心。（《泰族训》）

即是。可是神农这个制作，乃是不见于《易传》而见于《世本》的呵！（《礼记·乐记·正义》等引《世本》“神农作琴”。）又如：

古者民茹草饮水，采树木之实，食羸虻之肉，时多疾病毒伤之害，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，……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（《脩务训》）

但这个制作也是不见于《易传》而见于《世本》的呵！（王应麟《急就篇补注》引《世本》“神农和药济人”。）作《淮南子》的人是常称引《易》文的，为什么对于《易传》中这些故事视若无睹，不说“神农之初作市也以懋迁有无；及其淫也，垄断而病民”，也不说“自伏羲为网罟，贪者竭泽而渔，遂使水族燹夭”呢？就说不骂他们而要称誉他们，也有一例：

昔者苍颉作书，容成造历，胡曹为衣，后稷耕稼，仪狄作酒，奚仲为车：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，圣智之迹，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，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。各悉其知，贵其所欲达，遂为天下备。（《脩务训》）

这里说他们六人有了神明之道，圣智之迹，每人只作了一件东西遗传下来，不能一人兼有几件东西，因为知识是有限制的。他难道没有看见《易传》上写的伏羲作了八卦又作网罟，神农作了耒耜又作市，黄帝、尧、舜作了舟楫又作服牛乘马，又作重门击柝，又作杵臼，又作弧矢吗？何以它竟说“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”呢？

从这种种方面看来，《淮南子》很肯说制作，又很肯批评伏羲、神农们，又很肯引《易》文，但竟不理睬《易传》中这段极有价值的记载，不能不说出乎情理之外。要使这一段文字先《淮南子》而存在，我们对于这件奇怪的事实在没法作解释。如果我们说，那时没有这段文字，所以《淮南子》中不用，这就很明白了！

先生说，司马迁从不曾把《系辞传》当作史实看，故不把这些话收入《五帝本纪》中去。这个意思，我亦不敢赞同。文王作《易》的故事，亦出于《系辞传》，云：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於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？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

可见这段故事实在渺茫得很，所以连用了两个疑问的“乎”，两个疑问的“邪”。然而太史公就信为史实了。故于《周本纪》上说：

西伯……囚羑里，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

他用“盖”字，还有些疑问的口气。至《太史公自序》则云：

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。

于《答任少卿书》云：

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。

则竟以文王演《易》与孔子作《春秋》作同等的史实看待了。他哪里不曾把《系辞传》当作史实看呢！且《自序》中又云：

余闻之先人曰，虞戏至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

要是《系辞传》中观象制器的一大段故事是原来有的，司马迁说伏羲作《易》八卦是根据它来的，那么他已采取了此段文字，已看此段文字为史实了，为什么伏羲作网罟以下的故事他全不采用呢？

司马迁于《五帝本纪》的赞中说：

学者多称五帝尚矣，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，儒者或不传。……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。

可见他作《五帝本纪》时，他曾向古籍里搜集材料，但百家之言他是不信了，在儒家经典重只有《尚书》上溯到尧，此外并没有更远的记载。经里既没有，他只得求于传记。但是传记里也只有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两篇是说尧以前的事的，是从黄帝说起的，所以他的《五帝本纪》也由黄帝开头了。倘使《系辞传》这段文字是原来有的，这正是他“寤寐求之，求之不得”的东西，他为什么忍得撇弃呢？况且司马迁审择史料的标准只在神话与非神话之间，凡是讲圣帝明王的仁义道德的（就是儒家所存想之古帝王）。他不管其是否可靠，一概采取。即以《五帝德》而论，几乎全篇是空话，又它写这一帝与那一帝的事迹总是一个方式，如：

（甲）聪明——黄帝：生而神灵，……长而敦敏，成而聪明。

颛顼：洪渊以有谋，疏通而知事。

帝喾：生而神灵，……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。

帝尧：其知如神。

帝舜：敦敏而知时，……睿明通知。

禹：敏给克济，……明耳目。

（乙）仁义——黄帝：抚万民……勤劳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材物，生而民得其利百年。

颛顼：养材以任地，……治气以教民，……动静之物，小大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砺。

帝喾：博施利物，不于其身，……顺天之义，知民之隐，仁而威，惠而信，……取地之材而节用之，抚教万民而利诲之。……日月所

照,风雨所至,莫不从顺。

帝尧:其仁如天。……富而不骄,贵而不豫,……其言不贰,其行不回,四海之内,舟輿所至,莫不说夷。

帝舜:好学孝友,……宽裕温良,……畏天而爱民,恤远而亲亲。其言不惑,其德不慝。

禹:其德不回,其仁可亲;其言可信,……嗷嗷穆穆,为纲为纪。……四海之内,舟车所至,莫不宾服。

(丙)成天——黄帝:治五气,……顺天地之纪、幽明之故、死生之说,……时播百谷草木,……历离日月星辰。

颛顼:履时以象天,依鬼神以制义,治气以教民。

帝喾:历日月而迎送之,明鬼神而敬事之。

帝尧:四时先民治之。

帝舜:羲和掌历,敬授民时。

禹:履四时,……戴九天。

(丁)平地——黄帝:度四方。

颛顼:北至于幽陵,南至于交趾,西济于流沙,东至于蟠木。

帝尧: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,放驩兜于崇山以交南蛮,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,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。

帝舜:南抚交趾大教,鲜支、渠度、氐羌,北山戎、发、息慎,东长鸟夷羽民。

禹:巡九州,通九道,陂九泽,度九山,……履四时,据四海。

这种陈陈相因的句子,毫无个性的描写,即在八股文中亦非上等文字,哪里有充作史料的价值。而司马迁却以为“其言尤雅”,一齐采入《五帝本纪》了。但他也不是漫无别择,原有他的择取标准,所以《五帝德》中的文字有被他所删除的,如:

黄帝——乘龙扈云

颛顼——乘龙而至四海

帝喾——春夏乘龙,秋冬乘马

这数句他就不要,因其带有神话色彩,人哪里可以乘龙呢!至于

帝尧——彤车乘白马

他就毫不迟疑地写进了。其实从我们看来,这件毫无神话性的故事,何尝不与乘龙同其荒渺呵!

我们知道了这个标准,再来看《系辞传》,即可知道《系辞传》中这一大段故事丝毫没有被他删除的必要。岂但没有删除的必要呢,简直可以说他必须采录。其一,这是一个帝统的记

载,他因为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,逼得向空疏的《五帝德》中取材,现在《易传》竟载伏羲以来,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吗?其二,这是一个道统的记载,自伏羲至尧、舜,圣圣相传,以同样的态度制成许多百姓日用的器物,收得化民成俗的功效,这不是比了《五帝德》中的治气履时之绩更该记载吗?其三,这是一个毫无神话性的故事,所举的多是民生日用的东西,何等切实于人事!假使这一段故事还不当它史实看,则浅薄无聊的《五帝德》之文自然更应当一脚踢出历史之外了。

所以当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时,有伏羲作八卦的传说,有文王演卦的传说,他都收进了。然而《周易》中没有伏羲作八卦之文,故于五经中独举《尚书》,以为其年历最远;更没有伏羲作网罟,神农作耒耜……之文,故更无一语及之。

如果不信,我们试举《史记》以后的史,看看他们对于这些事情信不信。其一,是《三统历》。刘歆的《三统历》即《汉书·律历志》的前身,他所引的《世经》云:

太昊帝:《易》曰,炮牺氏之王天下也,言炮牺继天而王,为百王先首。……作网罟以田渔、取牺牲,故天下号曰炮牺氏。……

炎帝:《易》曰,炮牺氏没,神农氏作。……教民耕农,故天,下号曰神农氏。

黄帝:《易》曰,神农氏没,黄帝氏作。……始垂衣裳,有轩冕之服,故天下号曰轩辕氏。

又如班固《白虎通德论》:

古之时,……民人但知其母,不知其父,……伏羲仰观象于天,俯察法于地,因夫妇正五行,始定人道,画八卦以治下,故谓之伏羲也。……

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,至于神农,人民众多,禽兽不足,于是神农因天之时,分地之剩,制耒耜,教民农作,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,故谓之神农也。

又如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说:

谨按,《易》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结绳为网罟,以佃以渔。伏羲氏没,神农氏作,斲木为耜,揉木为耒,耒耜之利以教天下。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通其变,使民不倦,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唯独叙二皇,不及遂人。遂人功重于祝融女娲,文明大见。大传之义,斯近之矣。  
(三皇)

黄帝始制冠冕,垂衣裳,上栋下宇以避风雨。礼文法度,兴事创业。(五帝)

又如许慎《说文序》:

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。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《易》八卦以垂宪象。及神农氏结绳为治,而统其事,庶业其繁,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,见鸟兽蹄远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,百工以义,万品以察,盖取诸夬。夬扬于王庭,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,君子所以施禄及

下,居德则忌也。

又如王符的《潜夫论》:

伏羲作八卦,结绳为网以渔。……

神农代伏羲氏,……是始斲木为耜,揉木为耒耨,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。……

黄帝轩辕代炎帝氏,……是始制衣裳。……

少暉代黄帝氏,……是始作书契,百官以治,万民以察。……

这样看起来,是《三统历》以后无不以《系辞传》这一段文字为古代史的骨干的。何以《易传》自战国到西汉历数百年,煌煌著于经典而丝毫不发生影响;一至西汉之末,就插入了历史,到东汉竟成了正统的历史观念呢?这是好奇怪的一件事。倘使它不从西汉后期出来,真使我们无法作解释。

自从东汉以后,这些故事的历史性更确定了。许多理学家叙述道统的历史,必始于伏羲,其根据全在于此。司马迁所不屑理会的,遂成了尧、舜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的大道所从出发的源头了,学者们对于这一大段故事视为神圣而不敢平视了。虽以崔述考古史之精核,而《考信录》中对于此事卒不敢献疑,仅云:

按唐、虞以前,未闻有称王者。“王天下”云者,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。此传之所以不逮经,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。(《补上古考信录》卷上《包牺氏》条)

按传文所谓取诸某卦者,不过言其理相通耳,非谓必规摹此卦,然后能制器立法也。而古未有书,后人亦无由知其所由作,故称“盖”也。盖者,疑词也。今并删之,后不复注。(《补上古考信录》卷上《包牺氏》条)

他也只会替它把不可通之点作遮饰之辞,不敢直破其壁垒。这段文字的权威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司马迁是希望绍明世,继孔子的人,他对于这些文字敢不当它史实看吗?

到现在,中华民国已十九年了。<sup>①</sup>而小学校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写着这大段故事。试举一例:

人民生活和政治的进步不是一时的事情,要经历数千年才能有今日。中国古书说,有巢氏教民架木为巢,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,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,教民嫁娶,神农氏教民稼穡,制医药,立市廛,这几个时代都是非常久远的。

到黄帝、尧、舜时代,人民生活和政治更有进步了。古书说,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;剡木为舟,剡木为楫,舟楫之利以济不通;服牛乘马,引重致远,以利天下;重门击柝,以待暴客;断木为杵,掘地为臼,臼杵之利,万民以济;弦木为弧,剡木为矢;弧矢之利,以威天下。又有官室棺槨书契的著作。古书又说,黄帝始画野分州,建为万国,立步制亩,

<sup>①</sup> 此信写于1930年。